



杜詩

廿五

雜賦

絕句

歌

~18
884
25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二十五



雜賦

古詩十三首

律詩六首

絕句

二十七首

歌九首

行十七首

課伐木

并序 鶴曰詩云客居課奴僕今以前篇客居詩考之當是

元年夏夔州作

課隸人

廣雅課第也 附

伯夷辛秀信

行等入谷斬陰木

禮仲冬斬陽木仲夏

斬陰木註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又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 人曰四根止維條伊救

此者

何有

有

有

有

有



正直倜然倜待晨征暮返委積

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蕩篠洗

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昏黑搪突了切竹小者蕩徒沆切大竹也

過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之搪徒郎切突陀沒切觸也

實以竹示式日葛莢蔓屬也

徒日莊子黃帝於襄城下見牧馬童子

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付宗武馬去其害馬者

誦容齋隨筆日黃魯直宿舒州大湖觀音院詩云及烹寒泉蜜戈獨古松根相戒

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推杜工部課伐木

詩序中云昏黑搪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

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耳秦少遊詩話日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

韻者不可讀夢弼謂無韻者若課伐木詩序幾不可讀夢弼謂無韻者若課伐木詩序

是也是也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奴童清晨飯其腹

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趙賦言木有日攢立

十里斬陰木廟記斬十

十里斬陰木廟記斬十

十里斬陰木廟記斬十

叢駢青冥羊眠謝靈十里斬陰木廟記斬十

里陰木鑿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山足曰

五尋巨石義和亭午尚聞丁丁聲木聲也詩小雅伐木

丁功課日各足蒼皮成委積積多貌委素節丁丁聲也詩小雅伐木

相照燭籍汝跨小籬當仗咎虛竹仗一作材

才夜切苦虛竹謂虛心之苦竹也斬木為椿取竹織籬跨乎居而遮防猛獸也空荒

咆熊羆乳獸待人肉康頰別傳曰乳虎飢怒而待人肉豈有棄於齒牙之間也不示知禁情豈

唯干戈哭不知禁制必為彼吞噬豈惟死於

者干戈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以驕貴自居

地蕭蕭理體淨日治道蜂蠆不敢毒萬維

川與兒出戲誤捉蜂蠆不敢毒螫其父嘉之

鄉理皆推重賢府主當是栢都督公嘗

為栢都督作謝上表正是以初到夔時表云先

敦勸禁將士之暴正理淨之意也愛民之至

不敢以虐政害人民如蜂蠆之毒愛民之至

也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植藩籬以防

也虎患泊舟滄江岸作登久客慎所觸作無舍

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屢一作衰

年怯幽獨爾曹輕執執日杜周兵馬輕執

不可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旌賞

報之微寒共給酒一斛餅三事酒一斛

况舍西山嶠雄壯含蓄猛獸極多墻壁貴乎
脩葺是以課隸斬木取竹以為扞禦之備爾
曹指信行等冒熱取竹木宜有以勞之泛菊
伊邇給酒一斛以報其勞仍慰餘寒爾

上後園山脚詩云自我入隴首十

嬰清旦步北林當是大曆二年夏作按
公以乾元二年已亥入隴右大曆二年
戊申為十年然二年正月已出峽今首
云朱夏則是二年夏無疑詩又云故園
暗戎馬謂同華節度使周寶光反其年
正月郭子儀討之而去年正月吐蕃亦
州陷原也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日爾

雅釋山山挽葛上崎崙崎公奇切崙

葛謂攀援葛曠望延駐目飄飄散踈襟潛鱗

恨水壯喻喧囂非逸士所棲也去翼依雲

深不深遠君子退避讒謗亦若此也勿謂地

無疆物德合無疆劣於山有陰日山北

日劣力輟切不似也地雖廣大然盜賊縱石

標遍天下水陸兼浮沈木名皮可食或云善

本止是石原蓋平地日原鄭日標實如甘蕉

而皮可食沈日石標其子如芎窮其皮可以

禦水陸時天下荒亂小民轉徙自我登隴首十

年經碧岑劔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甫自登

隴首山迤邐至蜀又自蜀至夔或迫山或以

水浩遠至今凡十年亂離未平故傷之是以

不免為潛鱗也故園暗戎馬之家鄉盜賊多

也骨肉失追尋謂弟妹時危無消息

老去多歸心年之志士惜白日古詩功名未立恐老

魂夢不志士惜白日古詩功名未立恐老

之將也久客藉黃金行囊無金敢為蘇門嘯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

樓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藉因長嘯而退退

至半嶺聞有聲如鸞鳳之音乃登之嘯也

庶作梁父吟甫不敢以真人自居但效諸葛

躬耕嘯詠而已此謙辭也

又上後園山脚詩為大曆二年夏作則

此詩乃其年秋作故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唐志開元二

東西以壯遊詩考之公遊齊趙在忤下考功

第之後舊史開元二十四年始以禮部侍郎

掌貢舉則公下第蓋在開元二十四年之前

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八一作北

遊山東二十四五年間東岳即齊地在兗

八延年詩日觀

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

臨東溪補註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名曰觀

毫髮若深碧海吹衣裳深日碧海在東深日董

衣裾皎皎廣寒深葶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深日

之月照我毛髮深葶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深日

代而用事則休者困而王者強梁矣深逝水自

朝宗鎮石各其方深而止者不易其所也平原

獨惟悴農力廢耕桑深日平原當是指德州

至趙時事按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珪使祿山

討奚契丹戌役為民害故平原以此而廢耕

非關風露凋深非關一作北關一會是戌役傷深日民

非天時傷於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

任猛將遠奪戎虜場深日於時言當時也當

用自守而委任藩將求功夷狄也深到今事

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可見况乃懷故鄉

乎深日龜蒙山去東岳近而尚不可見况故鄉

州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

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

已起江漢始如湯深日苦熱行赤阪橫西阻

鳥隨魂來歸湯泉發深登高欲有往蕩折川無

雲潭焦煙起石圻深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

梁深日欲有所行深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

不及父祖塋，累塚相當。謂死戰地也。本從昔登東岳，俯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闊遠，故收拾悲動。○宋曰：魏懷舊賦，塚累累以接

信行遠修水筒。公自註：引泉筒也。鶴曰：謂隸人信行者，按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茹葷而為童行耶？當是大曆元年在

作夔汝性不茹葷。夔曰：葷，許云切，臭菜也。莊子人問世篇曰：僕夫之內，惟汝性秉

茹清淨，僕夫內。清淨不食葷腥，故特愛之。秉

心識本源。本一作根於事少滯礙。性猶湍水。孟子曰

曰：有本者如是，信行既識心性之源，本故遣之於事，少有滯礙，不通也。雲端水

筒，坼林表，山石碎。鮑明遠詩：雲端觸熱

藉子修，通流與厨會。曰：水筒為碎石所

其疏通也。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

食。未暇食，憐其飢也。貌赤愧相對。曰：啓

裂餅常所愛。曰：公食餅則裂而與之，乃常

恭謹之句，裂餅綠，麗曰：只是不飢與客

於斯答恭

謹足以殊殿最。曰：文賦考殿最於錙銖，註

信行忍飢以修葺足見其恭謹可以辨詎要

方士符方士符與將軍蓋自獲其利也昔蘇

或開井種橘以濟人井無水投符井中遂有

數十枚或問此符之驗能為何事玄即取一

符投江中順流而下又取一符投江中逆流

上何假將軍蓋一作佩將軍何限蓋字不

軍拔刀刺山而飛泉行諸直如筆呼某乎然

出使不用意崎嶇外定功曰直如筆言其有用

太武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曰弼又

名尖頭奴時人呼之為筆公後改曰弼又

曰謂引水筒相接如筆而

不邪曲也崎嶇不平貌

引水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

鶴曰詩云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

居心力量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

月峽瞿塘雲作頂趙曰本朝史寰宇記於渝

以之故亂石崢嶸俗無井楚曰楚俗山居負

水雲安無泉尤雲安沽水奴僕悲安屬夔州

難得水故云魚復移居心力省切曰省所景

悲謂取水魚復移居心力省切曰省所景

水免費心力也夔州雖乏白帝城西萬竹蟠

接筒引水喉不乾音曰乾人生留滯生理

難斗水何直百憂寬活曰莊子期斗升水之

詩還思不動行賴此百憂寬憂者無過飢渴斗升之水筭來未有所直得此則百憂為之寬解也以此知生理實難况餘物乎

可歎

後當是入廣時公在潭州作日詩云太守頃者領山南則詩二年入朝為京尹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

本無衣

人以為衣人以為狗而已變不可名狀也希日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故此用其意而變其語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之與以下全不相涉○近者扶眠去其

夫一作河東兒女身姓柳

疾其夫王季

友貧醜如扶眼中之物而去之色動引經其通經也鄭城客子王季友日鮑丈夫正

欽止日江西觀察使李勉時王季友兼監察御史為副使今洪州使院有題名可考卷常暗誦其傳涉也孝經一通看在手

其孝也貧窮老瘦家賣殺戰切履也好事就

之為携酒傳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看從遊

學豫章太守高帝孫也唐鄭惠元懿生安德

社詩二十五

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勉自引為賓客

河南通江西觀察使乃三世孫也

敬頗久家貧賣履博極羣書李勉引為賓客

甚敬之善為詩見元結篋中集趙曰此聞道

下迷季友且言其逢主人李太守也

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

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趙曰言人生相得氣

則旁人看之亦醜也李侯而見惡於其妻

友之士也見愛於太守李侯而見惡於其妻

亦足見人生反覆萬事變明月無瑕豈容易

更如浮雲然茲可歎也紫氣鬱鬱猶衝斗

之味不謂如明月謂如豐

城之劍不時危可杖真豪俊二人得置君側

否太守王季友也太守頃者領山南曰李

勉常為梁州刺史梁屬山南道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

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修可曰培都苟切

土山也王生之拜太守顏色如仰高山其餘人真培

也培塿用為羲和天為成字下為子偽切用平水

土地為厚成又禹平地水土王也論道阻江湖

李也疑丞曠前後右湖前疑後丞趙曰王也

可以論道而留滯於江湖阻隔於致身李死

也可為疑丞而天子前後曠闕斯人也

為星辰終不滅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

東維箕尾而比於列星夏侯湛畫贊先生
棄俗登仙靈為星辰漢武故事東方朔死西
主母謂武帝曰朔木帝精也為致君堯舜焉
歲星下遊人間非陛下臣也

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回首風

帝時良臣也爾曰帝王世紀云皇帝夢大風

吹天下塵垢皆去復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

數萬羣帝數曰風天號令垢去土后在也豈

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畢力能遠驅羊

風后力牧可以論道可以承疑以輔王室故

回首以眷思之
火公自註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
神農書鶴曰詩首云楚山經月火大

早則斯舉當是吹
曆元年在夔州作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則斯與前散語

以求雨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夔曰夔

鼓焚山意欲怖蛟龍以致雨也爆嵌魑魅泣夔曰爆皮教

而山鬼崩凍嵐陰夔曰夔謂火爆嵌巖

所崩迫故嵐陰羅落沸百泓夔曰夔謂火

如日之光明也根源皆萬古夔曰夔謂火

灼皆如鼎沸也青林一灰燼夔曰言林巒之

也古然青林一灰燼夔曰言林巒之
處所也趙曰言青林既灰燼矣雲氣無所止泊

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中曰求泰二年關

雨至于六月今夔州以旱而舉火燒山詩乃

云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殆是山南七月

猶未風吹巨焰作河棹騰煙柱棹一作勝

日煙柱謂燭也河中之棹勢欲焚崑崙崑崙曰謂火勢之盛

欲燒崑崙崑崙也山海經崑崙崑崙在西北高萬仞光

彌燉洲渚鄭曰燉燉香斬切炙也彌燉洲渚彌燉洲渚

巴高飛神龍也不見石與土不一作只

山欲驚怖蛟龍然龍為神物高飛遠爾寧要

謗讚謗讚徒谷切憑此近榮侮榮侮猶威

謂為此舉者非惟要速謗讚薄關長吏憂甚

昧至精主謂守令也長吏憂恐火勢延及然

則為民主者要當以精誠上格庶幾化禍遠

遷誰撲滅不可書若火之燎于原將恐及環

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勢及環堵之室

甫抱渴疾既遇旱熱復遭火氣酷

曲江三章章五句高當是至德元載陷

賊中時若曰乾元元年則六月已出為

華州掾矣補註詩人玉屑五句法此格

即事遣興可作如題物
贈送之類則不可用

曲江蕭條秋氣高

宋曰謝玄暉觀朝雨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

曰顏延年曰秋高

菱荷枯折隨風濤

慶弼曰菱一作

菱也

遊子空嗟垂二毛

慶弼曰遊子公自謂也

二年傳宋公曰君子不白

石素沙亦相蕩哀

鴻獨叫求其曹

宋曰補衡賦哀鴻感類劉安招隱士禽獸駭号亡其曹

既捷大謙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當時曲江

風物盛傳天下經祿山之亂焚藝殆盡况秋

蕩孤鳴而求旅皆可感之亭也子美覽此風物已非昔日之盛復自傷年老兄弟間隔豈

非黍離閔宗周之比乎甫集有詩云弟妹今何在蓋亂離之日親戚不相保持石與沙本

無情之物尚且相盪隨流水轉移可以人不如沙石乎鴻鴈有先後之序以譬兄弟也今

哀弟妹是以有取於孤鴈焉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捎林莽

宋曰蘇武詩長

歌正激烈宋玉風賦感石伐木

比屋豪華固

難數

宋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

獨寂寞也

目前所以見曲江之事漢武帝大興土木之功於曲江徙京城豪華富之族以實曲江將以

壯觀其地迨唐玄宗時比屋豪華尤為富盛士大夫宴集于此清歌妙舞無日無之激越者謂歌聲發越捎動林莽如所謂動梁塵過

行雲是也。自兵火之後，甫遊此地，風物蕭條，已非古昔。故曰：即事非今，亦非古也。吾

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謂聞此

補曰：心如槁木，心似死灰。補曰：公灰心久矣。弟姪

不必傷此，而下淚也。定功曰：甫謂老年已灰

少游之心，雖屏跡寂寞，無所憾恨，但傷弟姪

隔別，是以涕淚如雨。

自斷此生休問天。修可曰：楚詞天問篇序曰：

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寶曰：

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遇不遇無非天命。

孔子常以廢興為有命，孟子亦以行止出乎

性，以至達天知命，故能杜曲幸有桑麻田，故

自斷欲依先人薄業，移住于此，得以耕獵終

其天年，豈能強逆天哉。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

猛虎，終殘年。批雄豪放蕩，語盡氣盡，它人稱

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廣出獵，見草中

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

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間有虎，常自射

之。補曰：欲移住南山，則南山之景致足樂也。

匹馬射虎，使李廣事廣，正居藍田南山中，此

詩人因意使事也。寶曰：短褐宜於上馬，故

趙人短製，欲便於馳獵也。昔李廣有武才，生

於昭帝之世，故不用，使其遇武帝，好兵，其見

擢任必矣。甫文士，以筆墨為業，惜乎當用武

將移住南山邊。寶曰：杜曲在長安之南，甫

曰：彎是也。麻桑可為衣食之資，甫既不過遂

自斷欲依先人薄業，移住于此，得以耕獵終

其天年，豈能強逆天哉。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

猛虎，終殘年。批雄豪放蕩，語盡氣盡，它人稱

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廣出獵，見草中

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

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間有虎，常自射

之。補曰：欲移住南山，則南山之景致足樂也。

匹馬射虎，使李廣事廣，正居藍田南山中，此

詩人因意使事也。寶曰：短褐宜於上馬，故

趙人短製，欲便於馳獵也。昔李廣有武才，生

於昭帝之世，故不用，使其遇武帝，好兵，其見

術服著短衣習馳射鞍馬隨李廣
之徒射虎為樂文墨何足貴耶

三韻三篇

蓋曰此詩當是永泰元年作

而士之易節者爭出其門二人在廣德

求泰間其權特盛如華原令顧繇言載

子伯和等招權受賂則繇坐流錦州如

顏真卿言論事不當先白宰相而真卿

坐貶峽州別駕魚朝恩勢傾朝野而劉

希暹王駕鶴從而佐之以階顯擢故云

此詩譏當時輕於趨附者詳味則其意

自著師謂末篇指牛李用事官曹混濁

恐未必然補註此六句法

但可放言遣懷不可寄贈

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師曰高馬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

蕩蕩萬斛船夏通曰船二曰蕩蕩廣大貌趙曰釋名

而趙王虎造萬斛之舟影若揚白虹起檣必

今取其大者以比興也補註曰推牛所以享眾功至

推牛挂席集眾功補註曰推牛則人徒之眾可見

註謂以大又可知舊補註曰得大風而後

飽其帆也出鮑照舞鶴賦箕風動天夏通曰

巨船每起檣挂帆必殺牛以祭賴眾人之力

然後可舉而挂席雖有其資苟無其助烏能

一息萬里乎喻大才

須膺大任乃可也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師曰晉政多門謂

自同調小人挾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
私互相黨同也致名位者附權勢以
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致名位者附權勢以
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名利豈可苟求權要豈可苟附
唐玄宗之時牛李用事官曹混濁祿山一武
夫而求平章事儻遇英明之主澄汰闕冗則
斯輩也直附
一笑耳

示獠奴阿段鶴曰獠奴乃公之隸人也
前所謂堅子阿段者公有

引水詩乃大曆元年作此亦其
時作也獠張絞切夷名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珠曰以

也郡人入夜爭餘漚漚曰以筒引水其水涸
塞不通故郡人止爭餘

耳源理筒而使水通也病

渴三更迴白首曰公有渴疾傳聲一注濕

青雲來曰以修筒之後水曾驚陶侃胡奴異

惟爾常穿虎豹羣惟陶侃胡奴傳記不錄

日薛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
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可以

見胡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無相干
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

辨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
源其在陶侃家僮千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

意似如此以俟博聞出郊執鞭隨之胡僧見
言語常嘿坐侃一日出郊執鞭隨之胡僧見

而驚禮曰此海山使者也因
念墮下侃異之至夜失其所

白露溪又舊次在夔州詩內當是大曆

二年往東屯作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附身散馬蹄詩團

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几看魚樂與惠

子觀魚於濠梁迴鞭急鳥棲急一作至

以故枝師曰曰回鞭急者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

蹊

擣衣塞垣深是時安史之亂既未息又

備吐蕃也乾元二年作

亦知戍不返夫戍邊而不知其返秋至拭清砧已

近苦寒月作暮况經長別心言征戍之苦不

保其死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

疏秦築長城莫起塞垣用盡閨中力君聽空

外音此晚唐極力彷彿之者○前曰此詩

垣盡閨中之力擣衣其砧聲音聞于空外使人不忍聽也故云

少年行二首年曰梁權道編在寶應元

養雞渾去盡當是夏作而是年

莫笑田家老瓦盆過曰陳暄好飲一日貴客

此老瓦盆多見自從盛酒長兒孫長一作養

與廢也客無語希曰漢有傾銀注玉驚人

時征切長子孫者此用其語意野廬燃樹葉山

眼共醉終同卧竹根酒詩曰野廬燃樹葉山

社捧竹根此以竹林中耳理甚易曉若以竹根

為酒器失之大鑿也田曰竹根為飲器引庚

信報趙王賜酒詩然予切疑之以為酒器豈

得謂之卧乎希曰以竹根為酒杯世固有之

田謂疑酒器不得謂之卧豈不聞酒尊之能

眠故曰牆角數尊猶未眠是也但既曰注瓦

自是以瓷為飲器矣無容更用竹根杯當是

醉眠於竹下夢曰甫言在田家自瓦盆中

巢燕養鷓渾去盡江花結子已無多作已一黃

衫年少來宜數夢曰數所主切計也趙曰

服曰唐高祖武德間勅庶人不見堂前東逝波

批此少年行四句耳然極動盪為勸甚遠當

及時也少年行通姓名鹿豪甚謂富貴之子不

馬上誰家白面郎一作騎馬誰家薄媚郎

子樂天採地黃者詩携來朱門家賣與臨堦

白面郎則唐以貴人子弟為白面郎臨堦

下馬坐人床鶴之類也胡不通姓字產豪甚

指點銀瓶索酒嘗四句寧可取此公少年行每

曰甫史表聚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 **宴** 曰

白面之郎生乎富貴之家不識禮法坐人之

床不言其姓氏而妄亂指人而有需甫是以

識其粗豪之甚也顏延之好騎馬遊里巷據

按索酒亦此類也

絕句六首 元曰詩云舍下笋穿壁公止

二年春晚自閬州歸草堂時作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

舞鷓鴣 補曰公孫月賦鷓鴣舞於蘭渚 **夢**

張揖註上林賦鷓鴣鷓鴣黃白色長頸赤喙

藹藹花蘂亂飛飛蜂蝶多 補曰江惣詩

身懶動客至欲如何 補註考二記匠人稍溝三十

急雨捎溪足 補註考二記匠人稍溝三十

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補曰

水草也藻

鑿井交椽葉 補曰椽祖紅切或曰交椽作

交敷於井底以障其泥 **開渠斷竹根扁舟輕**

裊纜小徑曲通村

舍下笋穿壁 補曰顧榮苦志讀書村居疎漏

笋穿壁生草可没人日惟一孟

不弼而手庭中藤刺簷刺一作到地晴絲舟

舟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南

入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以其

絕食獸猶無蹊人所莫由時上有飛鳥之道

耳帆過宿誰家席東下

絕句四首以公別詩參考則泊船乃止

先寶應間事又詩云因驚四月雨聲寒

公亦在草堂而四月嚴武卒公行出蜀

有去草堂之意也

堂西長筍別開門整北行梅却背村有

希日陸機云振樹似菜萸葉堅而滑澤蜀人

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為香今梅熟許同朱

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知日朱老當是南

鄰朱山人阮生豈阮隱居歟阮居

欲作魚梁雲覆湍作復一因驚四月雨聲寒青

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乃日魚梁

石橫截中流以聚魚之區也以溪下有蛟龍

時興雲雨雖以魚梁人之所利也而公不敢

犯害以就利異乎世人
徑行直前惟利是謀矣

兩箇黃鸝鳴翠柳郭云日伐木詩鳥鳴嚶嚶一

行白鷺上青天胡日行胡總舍西嶺千秋雪

深日西嶺即西山門泊東吳萬里船此千

是甚氣趙日公之志每欲南下其浣花未嘗不

外之船乃欲往東吳萬里之船也漫叟詩話

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杯子美詩

藥條藥甲潤青青藥甲一作草甲色過棕亭入草亭

苗滿空山慙取譽趙日公自喻也藥者如本

於根居隙地怯成形趙日今所種之藥在空

而怯於人之
所易見也

漫成一首鶴日詩云船尾跳魚撥刺鳴

下夔州

江月去人只數尺梁日孟浩然詩江清月

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一作

日照拳者相並相續之貌梁日照拳

魚撥刺鳴撥一作跋日撥音鉢刺音棘撥

賦射控飛狐之發刺

步射蟠冢之封豕

絕句三首

謝克家任伯云得於慎
文肅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

氏時人所傳格律高
妙其為少陵不疑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行一作還都將百年興

一望九江城城一作山

水檻溫江口茆堂石笋西移船先主廟洗藥

浣沙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

釣魚船

答鄭十七郎一絕陸即其第鄭十八

詩又云花殘步履遲當是
元年春作公是年春晚方遷夔

雨後過畦潤畦戶圭切菜圃也花殘步履

遲日曹植花殘惜春步履自把文驚小陸

日晉陸機為大陸陸雲為小陸二陸皆
以文章名世公以小陸美其弟鄭十八之能

文好客見當時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請謝賓客此又以
美鄭之喜客也

三絕句風俗衰薄也初章言新合之情

不能久則莫若不見之也次章言踈數
之無常也三章言莫若以歲寒自守也

交當亂離之際奔走流落而無上下之
交故見於詩者率皆如此日洪覺範

謂子美詩山間野外意在譏刺風俗如
三絕句是也余謂不然鶴曰詩云無數

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
人行固當在成都時作

楸樹馨香倚釣磯

楸一作春爾雅釋椅梓郭云即

楸陸機疏云梓者楸之類理白色而生子者斬新花藥未應飛不

如醉裏風吹盡

本一作春風盡先可忍醒時雨

打稀

可一作何鍾情自道風味宛然○

奈何恩重才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

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

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癡且鄙鞭扑不

時妻曰但以財使之果善事人笑謂妻曰一

日此詩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然

君子以蒙養正瑜瑾匿瑕山藪藏疾不發其

無數春筍滿林生批得興柴門密掩斷人行

會須上番看成竹

之語也

客至從噴不出迎

花始雖斬新

上番則成竹故謂上筍竹

終為風吹雨打以至零落此詩言筍初生終

解悶二首

同作十二首五首見文章門

若子守道為歲寒異夫

小人之暴貴易壞也

閣柴扉星散居是
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草閣柴扉星散居

趙曰：庾信詩：寒園星散居。地多山少平居人。

傍山故

浪翻江黑雨飛初

鮑照詩：山禽

引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

本一作溪友先生云女字

是曰：得錢不論其價知魚賤也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

西一作蘭為

問淮南來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流

流一作遊

淮南來價貴賤吾欲東下

復愁十一首

同作十二首一首見節令

而言故無傳信者則闕之以疾有聞

云巫山猶錦樹又云村船逆上溪時吐

防寇之句

人煙生處僻

生一作遠

曹

虎跡過新蹄

野鶻翻窺草

董卓每視漢獻帝如野鶻

也工部作是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

不成衣

細也曰：初學扇謂未甚圓也。不成衣言

舞衣

真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趙曰故園指長安蘇曰揚震故園

如何復昔歸相識少魏今又早已戰場多魏謂

吐蕃末息也

身覺省郎在魏曰公任工部家須農事歸年

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魏此在此失

金絲鏤箭鏃皂尾掣旗竿魏絲箭皂尾旗皆胡

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魏樂府

貞觀銅牙弩田曰南越志云龍川唐時常有

之以製弩節曰釋名弩怒也其柄

如門戶樞機開闔有節也開元錦獸張魏

書若虞機張則所謂錦獸張者亦弩之物耳

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花門小

箭好箭一作前師曰此物棄沙場魏用夷變

草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闔聽小子魏曰聽

平聲李斯自談笑覓封侯魏曰此篇公蓋憤

寵者矣雖閭闔小人亦說取封侯也魏曰按

唐史至德年間府庫無畜積朝廷專以官爵

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

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將聽臨事注名及清

杜詩二十五

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大將軍告身一通
纔易一醉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
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給賤役者唐自惠
琮矯詔令崔希逸擊吐蕃受厚賞自此吐蕃
無歲不入寇觀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
之句可為喜功生事妄開邊釁者之戒

今日翔麟馬翔一作祥符符按唐志翔麟

苑鷓鴣告良六羣等大既先宜駕鼓車朱曰漢文帝以無

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馬角一作覺趙曰言此

將角勝於榮華而已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淮曰董祚轉江北湖

湖唐自天寶之後輿地半為盜區所賴江

淮財用濟中興之語高帝紀故秦苑囿池

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

園由來魏虎士不滿鳳凰城京兆也貴天下

勤王而已不在京城之兵多也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日餘熱猶在也

暑尤盛也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日變地腹秋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揔老猶被

賞時魚謂江揔任陳得賞晚猶在耳其意

破歸隋後復歸江南子美以身未歸故鄉故

託江揔以自此言揔雖易主得歸猶不若子

美流落而直銀魚之賜子

美檢校工部朱紋銀魚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乾元二公

年十一月至同谷以十二月入蜀寓居同谷才一月耳

李太白遠離別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以其寓居故自稱有客子美甫字也白頭

亂髮垂過耳一作短髮歲拾橡栗

隨狙公猿屬食橡栗按新唐書甫居同谷拾橡栗以自給豈非狙公之比乎

大康時有人遇見多談秦事歷歷可聽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

子也橡為我從天來得歸鄉悲風為生天為之感動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作獨悲風

手脚凍皴皮肉死倫切皮細

家信不通故云手

起也皴皮折裂也

指京城為中原甫家京兆杜鄠自賊亂以來

無書歸不得也

况乎

長鏡長鏡白木柄鏡豈不奇崛

銜切吳人云犂鐵說文銳也

推訓俗音字鏡仕衫切即銳也

又仕我生託子以為命稟以木為柄所以鐵為

地種黃精無苗山雪盛作雪一

故云託子以為命也

故云託子以為命也

夢 獨 曰黃精無苗言其飢也廣雅黃精龍銜
草也 本 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
之 黃獨 飢 歲 謂 之 土 羊 根 惟 一 顆 而 色 黃 故 謂
上 卯 余 謂 此 非 當 以 黃 精 為 正 公 嘗 屢 用 黃
精 字 按 集 中 有 大 平 寺 泉 眼 詩 云 三 春 濕 黃
仲 冬 則 山 雪 無 應 云 鶴 曰 今 公 寓 同 谷 已 是
黃 精 亦 猶 拾 橡 栗 也 黃 精 是 時 無 苗 又 值 山
雪 之 盛 所 以 有 子 空 歸 來 之 句 若 芋 則 種 有
定 所 不 勞 負 短 衣 數 挽 不 掩 脛 切 脛 也 胡 定
鏡 入 山 矣 負 短 衣 數 挽 不 掩 脛 切 脛 也 胡 定
曰 審 戚 叩 角 歌 曰 此 時 與 子 空 歸 來 是 時 同
短 布 單 衣 不 及 肝 曰 此 時 與 子 空 歸 來 是 時 同
谷 艱 食 甫 荷 鏡 採 黃 精 而 雪
盛 無 苗 可 尋 遂 爾 空 歸 也 雪
靜 長 夜 曰 耿 亮 冬 寒 家 唯 四 壁 嗚 呼 二 歌 兮 歌

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
惆悵而有其色 曰 宋 曰 列子首章天哀其窮次章
人亦哀其窮矣 曰 宋 曰 列子首章天哀其窮次章
鬻歌假食逆旅人辱之因慢食哀哭一里老
幼悲愁相對三日不食老杜放謫而里閭老
悵意頗類此 趙 曰 壯士公哀其窮正如李陵
天地為陵震動 壯士公哀其窮正如李陵
有弟有弟在遠方 曰 穎 曰 觀 曰 豐 曰 占 各 在
從公入蜀 三人各瘦何人強 弟 禮 為 賊 所 得
將食之孝自縛請賊 曰 禮 瘦 生 別 展 轉 不 相
不 如 孝 肥 賊 感 其 意 俱 舍 之 瘦 生 別 展 轉 不 相
見 異 曰 樂 府 他 鄉 各 胡 塵 暗 天 道 路 長 日 胡
也 謂 祿 山 之 亂 東 飛 駕 鵝 後 鶩 鷓 安 得 送 我

杜詩二

置汝傍。

剛切

日駕古牙切鳥名鴛七由切鴛七

關而東謂之鳴鵝音加與鴛同

傳豈駕鵝之能捷鴛鵝惡禽也

招鵝注畜養鵝鵝親近小人滿於堂壇又大

弟乎見其鳴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

骨非特已窮而已而兄弟之親亦莫知其存

有妹有妹在鍾離

夫之句蓋其在鍾離也良人早歿諸孤癡

名婦人癡謂驕驂也良淮浪高蛟龍怒

南在淮也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

眼已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據州作亂

香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猿

為我啼清晝

舊作竹林後人改為林猿今本皆因之蔡條

云崇寧間有貢士自同谷來籠一禽大如雀

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此竹林鳥也少陵於

詩必紀其處以明風俗方物詔於後人豈易

知之物今為我啼蓋哀傷之至能使無知之

窮物斯為至矣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一作樹

是此黃蒿古城雲不開漢晉曰同谷乃古白

唐天寶元年更名同谷其白狐跳梁黃狐立

黃一作玄鄭曰跳徒聊切躍也譚記曰莊子

逍遙遊篇狸往東西跳梁春秋備譚記曰白

武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山海經尾我生胡為

在窮谷窮一作空中夜起坐萬感集一作百憂集

詩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嗚呼五歌兮歌正

長魂招不來歸故鄉故鄉何其魂招不來耶歸

南有龍兮在山湫湫龍潭也而託言寓意

焉古木龍從枝相樛切龍盧紅切從子紅

龍從兮石嵯峨幽偃塞連卷兮枝相樛山氣

木葉黃落龍正蟄朱曰秋風辭草木螻蛇東

來水上遊朱曰招魂曰螻蛇慕慕敏修曰龍

從山東來希曰南有龍喻玄宗在南內木葉

魏州非喻祿山死父矣我行怪此安敢出拔

劍欲斬且復休夏補曰按劍欲斬如高祖嗚

呼六歌兮歌思遲一作思相更切溪壑為我

杜詩二十五二十九

迴春姿

辭也獨此歌回春姿者願車駕反正之

憤被護仰天而泣五月為之降霜則士之怨

為明皇作也明皇以至德二年至自蜀居興

往來宮中李輔國常陰俟其隙間之故上元

二年帝遷西內夏彌曰猿尚為有情之物乃

若溪壑既非有知又非有情今為之迴

春姿之妍變秋色之慘足見甫之悲傷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書曰男兒生以不成

名死則葬三年飢走荒山道德二載至己亥

蠻夷中長安鄉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

乾元二年也

為三年也

早師曰肅宗中興所用皆後生晚進元勳舊

德如郭子儀尚見齟齬它可知也故云

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

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聲氣俱盡

通詩青春連天機素秋馳白日謂富貴不來年

蓋傷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謂富貴不來年

少去是也補註朱文公跋云杜陵七章豪宕

奇崛詩流少及之者至其卒章嘆老嗟卑則

志亦陋矣人可

相從歌贈嚴二別駕

師曰崔旰殺郭英

與嚴別駕相遊從一見如舊故作此

曰師註及梁權道編皆以為永泰元年

梓州避亂時依然崔旰之亂在是年閏

十月公已次雲安矣當是寶應元年避

徐知道反入梓州時作此詩乃寶應元

年故詩云成都亂罷氣蕭瑟浣花草堂

亦何有若在永泰元年作則是時決意
下忠渝矣豈復更十步一回首於草堂
也

我行入東川

夔州路也

十步一回首

憶舊

成都亂罷氣蕭瑟

隱也夔州曰時徐知道反八
月伏誅而劍南大亂也

浣花草堂亦何有

師曰草堂為
賊焚故云

梓州豪俊大

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

也曰夔州曰梓州曰蜀曰嚴曰二
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鶴曰于定國條
州大小為設吏貪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
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州別
駕給事郎蕭傲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事與
刺史別乘則別駕
稱從事其來尚矣

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

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

螺一作織一作青

粟謂帽之紋也言舞劍
時袖拂帽紋之塵也

紫衣將炙緋衣走

紫

指言當時執事者也
曰炙之夜反紫衣緋衣

銅盤燒蠟光吐日

光

作炎安石曰銅盤
燭臺盤承淚者

夜如何其初促膝

詩

何其夜未央朱
促膝言膝相近也

黃昏始扣主人門

師曰新

誰謂俄頃膠在漆

如雷與陳甫一見膠漆堅不
之固漆萬事盡付形骸外趙曰莊子曰索百

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

久客多憂

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

一軀交態同

悠悠

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

知者皆垂老遇君未恨晚後漢似君

須向古人求魏志劉備曰若元龍文武

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

不問新舊雖晚相遇交歡之情未艾

戲贈閩鄉秦少府短歌屬陝郡

云去年行宮當太白當是

去年行宮當太白鳳翔唐地理志鳳翔郿縣

朝迴君是同舍客師曰至德二年甫同

心不減骨肉親府曰言朝罷與秦少每語

見許文章伯曰王充論衡有云文辭之伯

以文章推長於甫也今日時清兩京道乾元

相逢皆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更

無多才依舊能潦倒謂不如去年之樂

羸疎不切事情多才美秦生潦倒衰老之鬼

逢入情好奈何昨夜殊無懽笑甫自傷潦倒

北史崔瞻傳瞻潔白善容止醞籍者為潦倒而瞻

終不改焉

同元使君春陵行

并序 公孫城呼兒具紙筆

當是大曆二年在夔州作公時居夔之
瀼西題云同元使君春陵行無義同當
者簡訛而為同耳

覽道州元使君

結

春陵行無賊退後示官

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

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

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

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

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

知我者不必寄元

批此意尤好

遭亂髮盡白

盡一作遠 憂國故髮白也 日轉衰病相嬰

憂 日謂血氣衰

沈縣盜賊際狼狽江漢行

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

批 日此言非不進

思奪之而藥力減半也 憂 日謂艱難則狀鬼疲削也

吾人詩家秀

道州元使君也 批 自叙如此比元

博采世上名

之二詩故是作者吾人詩

粲粲元道州前聖

畏後生

批 日粲粲言美之盛也 史 觀乎春陵

作歛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

誼昔流慟宋曰賈誼上疏可為慟

經宋曰匡衡上疏陳便宜及道州憂黎庶詞

氣浩縱橫宋曰劉公幹君侯多兩章對秋月

一作水夏曰兩章即一字偕華星魏曰魏

華星出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宋曰莊子

古者至德之世也蘇曰崔列此方人多純朴

杭兩章詞氣激於忠義一字不虛設欲致君

為堯舜之君使民風純朴如大庭氏故甫比

匡衡也誼與何時降璽書宋曰前漢循吏傳二

功宜勸以璽書徵用為丹青老臣以黼黻皇

治具也獄訟久衰息宋曰漢禮樂志百姓

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宋曰

道州非惟止訟且又偃兵憫百姓為奸吏括

取於是薄其賦斂為治近乎三代休明之時

也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宋曰陸士衡詩

結不長纓者在冠冕之事謂元涼颯振南岳宋別

阻金印大宋阻興舍滄溟清宋元詩有棄官刺

知牛語宋曰周伯仁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

結雖蒙寵賜當受恩之際其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色海難足見其廉於進取也趙曰孺我多長

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相如也病渴馬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

甚漂泊公孫城帝城即夔州也白呼兒具紙

筆蘇曰陸士衡有客篇有客遠方來過隱几

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歌傾復蘇曰謂

時正為消渴研墨而為呻吟哀苦之感彼危

苦詞庶幾知者聽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真

陵之作慶補曰甫感元道州春陵

春陵行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

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

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

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

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

刺史欲為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

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

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

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
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微歛又可悲刑小
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
單羸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
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撲之
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息但
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數恐亂隨悉使
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復
誰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

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
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
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
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
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採國
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并序

元

結

次山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
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

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
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
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大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
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
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
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隣
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

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
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偈側行

公自注

贈畢曜

彦輔

曰一云偈

西京賦駢闐偈側
行于世與公相善為詩酒之交上林賦
偈側心滿註相迫也
賦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
元天當是乾元

元年為拾遺
在京師作

偈側何偈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
十日不一見顏色宋日江淹古別離詩願自
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宋日古樂

難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

是愛微軀一作慵又非關足無力肅家本無

實文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

仁寡婦賦目炯炯而不寢安曉來急雨春風

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日

蹇驢号師古曰跛也泥滑不敢騎朝天已

今請急會通籍夢弼曰請急謂請假也朝省

籍得以通出入也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

終日心拳拳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註拳拳

之奉持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况

我與子非壯年最曰韓集感春詩註辛夷花

地暖花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

人呼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趙曰本草云正

著花言花之開落所以顯人易老街頭酒價

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城曰祿山以來京

何獨酒乎甫以酒貴為速宜相就飲千恰

苦傷時之意於此可見

有三百青銅錢數相就牀頭恒有沽酒錢趙

日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眾莫能對丁晉

公奏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此

詩以對上太喜曰子美詩真可為一代之史

也趙曰按唐食貨志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

宗禁民沽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
廣德二年禁天下酤以月收稅建中元年罷
之三年復禁酤置釀酒斛收直三千今以公
此詩言之斛收三千非特起於建中然則丁
晉公知社詩
而不知史也

錦樹行

題曰錦樹使人刮目○
云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

今日

皆傷老之將至
而歲不我與也
霜凋碧樹作錦樹
經霜而紅
故若
錦然
萬壑東逝無停留
莫不寓意於此孔子
所以有川
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

今日
皆傷老之將至
而歲不我與也
霜凋碧樹作錦樹
經霜而紅
故若
錦然
萬壑東逝無停留
莫不寓意於此孔子
所以有川
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

今日
皆傷老之將至
而歲不我與也
霜凋碧樹作錦樹
經霜而紅
故若
錦然
萬壑東逝無停留
莫不寓意於此孔子
所以有川
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

今日
皆傷老之將至
而歲不我與也
霜凋碧樹作錦樹
經霜而紅
故若
錦然
萬壑東逝無停留
莫不寓意於此孔子
所以有川
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

丘

東郭夔州之郭也
老人公自言荒戍
城當是指赤甲城
公孫述所築寰宇記

連青丘豈非指東屯
以其在東故曰青
飛書

白帝營斗粟
所請巧也
琴瑟几杖柴門幽青

草萋萋盡枯死
天驥跛足隨羸牛
切又莫

褒切
西南徼外
趙曰草枯則無以充天馬之

飼與羸牛無異矣
羸牛蠻中牛也
自古聖

賢多薄命
死孔孟之
不遇是也
姦雄惡少

封公侯
狗灌嬰之
販繪皆是也
屠故國三年一

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
中之景物皆祿山所

五陵豪貴及顛倒鄉里小兒孤白裘宋曰

漢帝五陵也言當貴者賤當賤者貴是皆傷時也

白裘直千金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

邦國生神生男有膂力可以用武致功則一

生之傾動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

兒亦得變後語言多雜亂有適當然者當

得志師曰如小人徒有膂力動取富貴蓋以天下風塵故也

嚴氏溪放歌

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亂入梓州時作詩云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

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羨意嚴二即嚴氏別駕梓州人故云東遊西

還後篇相從歌以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孟曰

弱轉乎 劔南歲月不可度劔嶺之南 邊頭

公卿仍獨驕謂有跋扈之意也

兵馬之際漂蕩失所流寓乎蜀守裴冕為卜草堂於浣花以居及嚴武來鎮甫再依武

武卒郭英又代之英又鹿暴不能容 費心姑

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相要其憤憾不

平語特未悉 趙曰禮記謂細人之愛人也

詩二

曰此詩譏邊臣顧望不為朝廷憂也憂彌曰
持軍賞罰貴嚴明英父不能整齊其綱紀徒
以肥酒大肉姑息偏裨以此相要雖費心耗
神特一役耳豈能使三軍誠助哉宜乎崔肝
一怒而士卒莫之救也卒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

莫之救也卒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
漁樵已糞土曰昔周公吐握待士士爭歸之今
之出蓋譏郭英父之驕不能禮賢下况我飄

士是以寡援而為崔肝之所勤也下轉無定所流徙曰時甫方避地終日慊慊忍羈

旅歌行漂泊無定所戚戚忍羈旅秋宿霜

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

倦以有東遊西還之句從此將身更何許

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批本分

同隱下有茯苓注云淮南子說山訓千年

虎牙行公自註虎牙灘名也蕭銑借江

地鶴曰後漢志南郡夷陵有荆門有虎

牙山荆州記曰荆門江南虎牙江北虎

秋風歎吸吹南國卷蕭子良賦天地慘

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

側江漢之間亦未寧靜也言巫峽陰岑朔漠

氣寒氣盛也謂峯巒窈窕溪谷黑杜鵑不來猿

狖寒屬長尾而昂鼻也山鬼幽憂雪霜逼

歌有山鬼詩楚老長嗟憶炎瘴所以憶炎瘴

連年殺氣日盛也三尺角弓兩斛力謂筋勁

也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時多

防戍也漁陽突騎獵青丘陽突騎漁陽燕薊青

謂立內地屬洛陽日犬戎鎖甲聞丹極一

極帝居也時吐蕃陷京師八荒十年防盜賊

疑此句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

霑臆亦是時夫征役在外唯寡妻守家復苦誅

求是以甫淚霑臆而傷之也

負薪行肆於市廛擔負於道路者皆是

婦人也東坡題跋云海南亦有此風每

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

言歸州之男故一以夔州之女最能行以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

亂嫁不售喪去聲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

男使女立

趙

陸機詩曰風清且嘉

應當門戶女出入

趙

晉傳玄豫章行曰男兒當門戶墮地

十猶八

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

趙

爾雅觀采

云指解今樵薪一名觀一名採薪一名至老

雙鬢只垂頸

鬟一作銀

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

危集市門死生射利無鹽井面粧首飾雜啼

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

此有昭君村

此一作北

趙

夔有鹽井婦人

可知 趙 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秭歸人今興山縣有昭君村及昭君廟在焉

最能行

趙

舟曰此篇雖以歸州舟人最能

在水則不獨指歸州人也與負薪行同大曆元年作

峽中丈夫絕輕死

趙

謂舟行失險也

少在公門多

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艤子

峽人富則為商旅貧則為人操舟以地居山水之間瘠惡無以耕也 修 可 曰博雅云舸舟

也揚雄方言南楚江湘大船謂之舸音葉 小兒學問

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歌帆側拖入波濤

鄭 曰施

撒漩捎瀆無險阻

鄭 曰

撒普結切

曰撒漩捎瀆皆操舟者所能也 鶴 曰水之回

者曰

漩

曰

濁

而

瀆

者

水

之

涯

也

峽

江

多

渦

漩

能沒人舟故撒漩捐漬不以爲險者朝發白

帝暮江陵慶州也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一

百里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

州長年與最能宋曰峽人又操舟人爲長年

甚易也鶴曰按峽程記自蠻江枯柏池凡二

此應是其一如狼尾灘虎牙灘此鄉之人氣

量窄悞競南風踈北客宋曰左傳若道玉無

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批最能者負船水

州最能語可見○定功曰歸州稱歸縣漢志荆

屋基今其地名樂平慶曰表山松曰山

秀水清故出俊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鶴曰詩云尚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荊州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慶曰

五載九月裴冕奉皇太子即皇帝位向公泣

血洒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宋曰天子在外

平乾坤非獨卿相之力乃向公逆胡冥冥隨

煙燼宋曰消滅如隨煙燼也卿家兄弟功名

詩一

震麒麟閣畫鴻鴈行麟閣也麟閣也鶴曰俱畫像於

之齒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鴈曰紫極謂北極紫

金印紫綬尚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鴈

尚書謂衛伯玉也時為荊南節度使江陵尹

晉荊州諸軍事師曰尚書向卿之父珣鎮荆

裁縫雲霧成御衣裁織羅垂霧縠拜跪題封

賀端午即重午也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

落日江潮白歷之景物也卿到朝廷說老

翁漂零已是滄浪客日滄浪客乃屈原也

自喻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日

即顧八分文學詩云是日霜風凍七澤

鳥蠻落照銜赤壁當是大曆三年公至

神仙中人不易得正以顏為尉而言也漢

梅福為南昌尉後得仙今稱仙尉本此

世說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

神見之嘆曰真顏氏之子才孤標公曰顏氏

也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公曰

駿逸之才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况吳人顧君

以待用也

不見西漢杜陵老批面前人著兩不見宋曰前漢都長安

後漢謂之西漢長安在雒陽之西故詩家筆勢

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安曰王子敬過戴

道求子敬文字攘臂大言曰我詞翰雖不如

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辭

翰俱美曰公自言詩家之詞與顧君筆是

日霜風凍七澤宋曰子虛賦楚有七澤蘇曰

澤烏蠻落照銜赤壁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白

蠻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宋曰揚惲曰酒酣

秦聲修可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遊處每

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賦詩

忽然不自感君意氣無所惜蘇曰鄭球感意

惜一為歌行歌主客少府客則公與顧也節

白絲行節曰按唐史竇懷貞後娶韋后

慙以自媚於后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

以取貴仕為素議所斥韋氏敗太平公

主干政又傾已附離節盡矣故甫作此

作按賣懷貞開元元年已伏誅公生於

寶十二載又四十年何為遽作此詩師

古之註不知何所本意是托懷貞以諷

附李林甫揚國忠是月為右相也憂弼曰

一月薨揚國忠是月為右相也

上詩二一五

絲之為物柔直而潔白一為所染喪其素質君子之行一為匪人所污求其向之所謂潔白者不可得矣墨子所以悲絲而曰可以黃可以黑亦是詩諷喻之意

縹 絲須長不須白 也 **縹** 曰縹蘇曹切繹繭為

縹 曰須長不須白者以絲為羅與錦則有五

色之章且以之為舞衣則須長以足用而已

不必白而後受采也 **越羅蜀錦**

裘素絲之義以譏當時失德之士 **象床玉手亂殷紅**

金粟尺 曰越羅蜀錦天下之奇細也金粟

富貴家之物也此何遜詩 **象床玉手亂殷紅**

所謂金粟裏搔頭是矣 **萬草千花動凝**

碧 取之則越羅蜀錦積在象床之多玉手擇

言錦上羅上 **已悲素質隨時染** 一作改 **裂下鳴機**

既成羅錦般紅凝碧後靡如是向 **裂下鳴機**

之本質素已為采色所變矣 **裁縫滅盡**

色相射 曰射食亦切 **春天衣著為君舞**

針線跡 曰此句言縫 **春天衣著為君舞**

蝶飛來黃鸝語 曰鮑照白紵歌催絃急管

以况舞之輕黃鸝 **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

日宜輕舉 **佳處適得个中** **而仙去** **言舞**

態其身之輕可舉而仙去 **言舞**

曰宜輕舉 **言舞**

曹子建詩長袖隨風日復隨風香汗清塵汚

顏色一作香汚清塵似顏色日復隨風日復隨風香汗清塵汚

清塵開新合故置何許織日古詩云新人工織素織

如故一疋織素五丈餘以緣特比素新人不

將於甚處置之歎其必委棄也君不見才

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此殆自况賓

限慨嘆○曰此結一篇之意夫絲線之難

而棄不若甘心忍受於羈旅之末用耳既用

賢而附之孔子不主雖疽與侍人齊環蓋以

汲引為難不宜輕易故也終孔子之世忍為

一栖栖旅人耳其可苟以趨媚匪人而為索

雖得爵祿奈公論之所棄捐何故甫託意於

懷貞以戒後來也

百憂集行鶴曰詩云即今年後忽已五

憶年十五心尚孩童曰魯昭公十五而猶有

也十五乃志學之時心健如黃犢走復來庭

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

已五十龜曰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山

似方六七十年也坐卧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

如五六七十也

主人舊曰主人指成都時翼公為尹次年三月李

若幽代是年二月崔光遠代光遠尋以此討段

子璋軍大掠乃罷以高適攝冬嚴武至此主

人又當是悲見生涯百憂集難曰王筠行路

指崔李也人入門依舊四壁空居徒四壁立老妻觀我

顏色同亦抱憂也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

索飯啼門東叫怒父曰此子異日當為萬戶

侯後果如其言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

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廚之門在東

肝主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

莫相疑行十餘此詩意是為英又作雖

嚴武年少然於公未嘗不相知豈有當

面輸心背面笑之入哀詩中嚴武詩

可見公待武初終無間應無此作當是

求泰元年與英又不合去成都時作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兒生無所成名牙齒

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

輝赫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

天寶中公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使待制集

賢院命宰相試文章今云中書堂即宰相所

坐之堂也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往時

者如堵墻師曰如堵墻言列看之多也往時

傍寓曰時擢甫為京兆兵曹會祿山亂後

同谷採橡自給男女餓殍者數人

將末契託年少趙曰陸機數逝賦於後生當面輸心
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批寫得徹至懷抱如洗○帝曰古詩多謝悠悠子瞻天如戴盆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修可曰史記武帝時齊人有東

方生名朔時坐席中我能拔爾抑寒磊落之

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宋曰豫樟木名材之美者

比王鯨魚跋浪滄溟開趙曰以大小魚比之也

也大者數千里小者千且脫劍佩休徘徊蘇曰

張華遇魯銓於滹水華曰且脫劍佩于此徘徊

使爾見用當如豫樟之翻風鯨魚之跋波故

末章承其意而有西得諸侯棹錦水趙曰西得諸

向○宋曰錦水蜀江也何欲向何門跋珠履

皆躡珠履趙曰跋先蒼切進足也

乎仲宣樓頭春已深宋曰仲宣樓在荊州青眼高

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趙曰豪氣激人

曰王司直得蜀中刺史刺史古之諸侯甫欲

依之為門下客如仲宣之依劉表望其青顧

故云青眼高歌望吾子吾子指王司直眼中

之人謂甫素善司直司直必念其衰老而眷

遇之也。**夢弼**曰：魏文帝詩：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赤霄行**批**：赤霄亦怪奇。○**蘇**曰：嚴武一出冠掛于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彘於是有赤霄行以叙其事。**補**

曰：此篇乃遭侮而感歎之作。**鶴**曰：蘇註云：為嚴武作而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

夔州詩：內若梁編為是，則是時武死已兩年不應方形之。詩末云：老翁慎莫怪。

少年當是指郭英，又與莫相疑，亦有晚將未契。

末泰元年作，故莫相疑亦有晚將未契。

託年少之句。詳見前註。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魃。觸。**造**意。

深曰：以非類也。非類故不相知，不相知而相從則見辱矣。赤霄玄圃須往。

來翠尾金花不辭辱。**趙**曰：玄圃，崑崙山上之

之毛羽如此。**夢弼**曰：埤雅：博物志：孔雀尾有

金翠雌者不冠尾短無金翠人採其尾以飾

扇拂生翠則金翠之色不減南人取其尾握

刀蔽于叢竹，儻藏之處伺過急翦之，若不即

斷，回首一顧，江中淘河嚇飛鷺。**補**：淘河飛燕

無復光彩也。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

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

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

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

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

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鷺，鷺也。

縱廣十餘里蓮音輦勺音灼衛莊見貶傷其足宋曰左傳

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

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老翁慎莫怪少年葛

能衛其足衛當作鮑

亮貴和書有篇趙曰老翁公自謂少年有所

言不和篇第十一此蓋託丈夫垂名動萬年記

憶細故非高賢趙曰言不可

見公曾懷之廓落無宿憾矣漢文帝與匈奴書曰朕與單于捐細故註細故小事也

去矣行趙曰廣德二年公在嚴武幕中

鮑註以為天寶間公在率府數上

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而賦此非

君不見鞞上鷹一飽則飛掣宋曰鮑明遠詩

似檻中猿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

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

鷹飢則為用飽則賜去史滑稽傳註焉能作

鞞臂捍也宋曰馬能作

堂上燕啣泥附炎熱宋曰古詩翩翩堂前燕

君室湛萬古懷春賦燕啣泥而來征附炎附

勢也趙曰如鷹之飽而高不學燕之戀而附

此賢人義士不阿野人曠蕩無覲顏豈可久

附於權貴之門也野人公自謂也字出左傳野

在王侯間趙曰野人云曠蕩者以言懷抱之闊

曠也公無慙顏豈肯曳裾於王侯之間乎沈

休文奏彈王源云明月映顏曾無愧畏趙曰

江淹曰野人疎散曠蕩無未試囊中食玉法

名利拘繫覲顏見公等

明朝且入藍田山

鮑興託矯矯今人必以一

傳曰前漢志藍田山出美玉在長安魏李預

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

皆光潤可玩預乃以為屑日服食之

貧交行

意是公獻賦於寓京華故人莫

有念之者故有此作所以梁權道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

詩谷風

刺朋友道絕以天下俗薄故也劉孝標作絕

交論深斥利勢之交人之相交貴相知心不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諺略證古意○宋曰史管仲少時與鮑叔牙

游鮑叔終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嘗與鮑叔

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

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

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

寄蘇使君

廣德元年梓州作在梓州有詩云應

廣德元年梓州作在梓州有詩云應

廣德元年梓州作在梓州有詩云應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者有半古

面之交君面而已趙曰經年之中徒記後生相勸何寂

寥作勸一君有長才不貧賤曰陳平傳張負

錄平而長貧賤乎曰孔子曰後生可畏

寥無聞然有才如陳君今起施春江流

以行大舟也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

指言合州蘇使君也趙曰江花未盡會江樓呂

童蒙訓曰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

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

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樂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二十五



